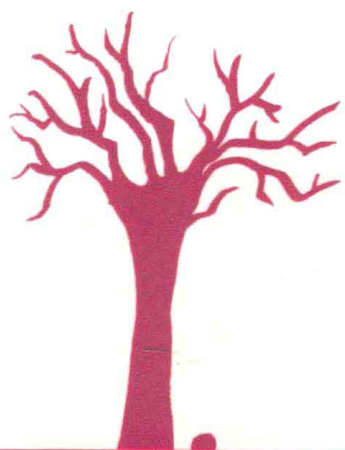


读书季
Reading

亦夫 著

一树谎花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原欲 道德 心灵救赎

亦夫海外归来，继《土街》《媾疫》之后再推力作



中国工人出版社

销售



绝对是门 手艺活

曹栋◎著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树谎花 / 亦夫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08 - 5229 - 2

I. ①一…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9885 号

一树谎花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郝宏丽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杨向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 //www. wp-china. com](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 (总编室)
010 -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制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1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
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第一章

1

麻子娃降临人世的出奇方式，注定了他后来在西川这片土地上要弄鬼成精、化龙变蛇。

麻子娃娃姓贺，父亲名叫贺仓山，是个方圆有名的软蛋子。生得皮松骨软，脚小腿细，一颗发疏髭稀的脑袋却奇大无比。模样怪异，四野尽知，人送外号“贺软头”。他甬说上山打柴、下田做活，朗朗晴日里一阵风来，就摇摇晃晃地撑不住身子。但此歪人却天生有富，他是本地大户人家的一根独苗，刚刚成人，父母便先后辞世，留给他的是一院青砖大房、数垄风水宝地。靠着先人遗赠的富厚家底，贺仓山坐享平稳，逍逍遥遥地过了大半生。

这一年正月间，西川一带还是冻土未消、积雪不化，到处是一派草衰树枯的萧瑟冬景。有名的街镇窑店镇那棵据说已有几百年树龄的老皂荚树，一夜间却忽然满树白花，引得蝶绕蜂围，四乡八邻前来观奇的人络绎不绝。西川一带有名没名的神估老汉、算命婆子，面对这棵在冬日里返春的百年老树，个个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支支吾吾，说不清子丑寅卯。打这桩异事开始，西川连着三年滴雨不落，四季暴晒，缺水的土地几乎年年颗粒无收。尽管人们东到麻黄山祈雨，西去丈八寺求神，能想的一切办法想尽用绝，一场天欲绝人的大年谨还是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上。

贺仓山这一年刚过四十。他十七岁上娶的涝店白财东家的女子二十多年未曾抱怀，这一年却奇迹般地怀孕了。

此时年谨的迹象已经开始蔓延，有些家庭的存粮已经吃尽，通往他乡的土道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拉家扯口去逃荒的恹恹的身影。官庄向来是西川一带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风水宝地，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腾锅倒灶、断了口粮，但也已经不能像昔日那样顿顿细粮白面地放开肚皮吃安生饭了。过去用来喂猪的粗粮都被掺进了饭里，有些家底稀欠的人家甚至将粗涩得几乎无法下咽的高粱麸子、包谷芯面也当成了充饥的粮食。

官庄村外的土路小道上，许许多多的逃荒者由于一路嚼观音土为食，他们无论老少，个个皮肤黄亮，没有血色，被土填塞得沉甸甸的肚子鼓胀着，像一群细颈大腹的蝗虫。当贺仓山的女人腆着日益显山露水的肚子出现在村人们面前时，开始人们还不解其故，私下嘀咕说：“日怪了，贺家也算官庄不小的财东，他女人难道也吃观音土了不成？”但渐渐地，人们从贺白氏那越来越显得水嫩和风韵的眉眼上看出了门道：这狗日的女人真是有了！头大身小、弱不禁风的贺仓山，一直因为在女人的身子上鼓捣不出个动静而让官庄的男人鄙夷和不屑。贺白氏初嫁官庄的那几年，村里不知多少汉子偷眼看着她风摆柳条一样的水灵模样，暗自恨得牙根痒痒地骂道：“老天爷瞎眼了，把恁肥嫩的一块好肉喂了没牙的狗。”

年过四十的贺仓山本来早已心灰意冷。贺白氏几十年不开怀，他之所以忍气吞声，不敢休妻另娶，是因为自己的家伙实



在争不上气。一年到头，他夜坐灯下，一锅一锅地抽着旱烟。身旁的贺白氏在睡梦中一改平素低眉顺眼的样子，她朱唇微启、娇喘咻咻，风韵诱人的身子蛇一般不停扭动。贺仓山见状不但不恼，反倒心生怜悯地独自哀叹：“旱苗盼雨，饿兽求食，人之常情呀。可惜我生就的和尚命，难承其情。”一年当中，他鼓足蛮力、捉枪上阵的次数不但区区可数，而且每每刚一交手便草草收兵，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贼日他妈！怕是老天叫我贺家绝后呢。”他想着自己偌大一宅院子和原上的良田，心里又多了几分苍凉和灰暗。

刚刚证实贺白氏怀孕时，可怜的贺仓山先是一怔，随即扑倒在祖先的牌位前号啕大哭起来。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哭得像个殁了娘的月龄娃。贺白氏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劝慰道：“外头的，外头的！你这是做甚？中年得子，这是造化呀！你应该高兴。”贺仓山抬起婆婆的泪眼痴痴地望着贺白氏，嘴里说着：“高兴，我这是高兴，日他妈我这是高兴呀。”说罢又趴在地上扯长声哭了起来。

饥荒的阴影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这片土地上。官庄四周的土路上逃荒的外乡人日益繁密。跑肚拉稀的人，情急之下到壕沟荒坡或河滩野坟间屙屎时，撞上一两具饿毙倒地的叫花子，已经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新鲜事。窑店镇逢五遇十的集市上照样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只是昔日热气腾腾、满街飘香的羊肉铺、面馆、酒肆、牌庄、青楼等已日显清冷，满街流窜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逃荒之人。镇西骡马嘶鸣、猪哼羊叫的牲口市场也散了摊场，渐渐被异乡卖儿卖女的叫花子所占领，形成了一个儿哭娘叫、悲声盈天的人市。

土历七月十五日，晴空万里无云，太阳流金喷火，天气热得狗吐舌头人喘气。吃罢早饭，贺白氏直说嘴馋，嚷着要去跟集吃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羊肉。贺仓山嘱托了几句，便随她和村里几个婆姨女子去了。

贺仓山盘腿坐在炕上抽了一锅旱烟，起身走进了宅院的西厢房。这是原来雇佣的长工的寝室，但因为久旱无雨，地里的活路无法继续，他便将已经在贺家干了多年的七个长工全部辞掉，只留了没爹没娘没去处的二顺子，在家里帮闲打杂，拢柴烧火。老汉走进西厢房时，二顺子并不在屋。屋中的一溜通炕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饥鼠在厮咬打闹。

“这死货！饭碗一撂就溜出去逛世事了。”他正嘟囔时，却见二顺子一头汗水地跑了进来，嘴里喊叫着：“东家爷，东家爷，出下大祸事了。”

“甚事这么日急慌脑的？”贺仓山嘴上这么说着，却惊得身上顿时出了一层虚汗。

“死……死……死人了，死下人了！”二顺子本来就有些笨嘴拙舌，心里一急，更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利索。

“谁死了？你甭急，你狗日的没爹没娘的急个甚！”贺仓山感到自己一身的细肉哗哗地颤抖了起来。

“村头富全家的马车载到双岔沟里去了，全村的人正赶着去呢，说是车上坐的人一满摔死了。”

贺仓山长吁了一口气，半是气恼半是欣慰地在二顺子的头上敲了一烟锅：“把你个狼不吃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东家婆出甚事了呢。”

二顺子捂着被烟锅敲疼的额颅，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在苜蓿地里屙屎，眼见着村里一伙媳妇要搭富全的车，富全不让，却说我东家婆身子重，独独叫她上去了……”

贺仓山话还未听完，就直了瓷勾勾一双眼睛。他傻愣愣地盯着二顺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东家，我去卷张席子吧，咱也……”



贺仓山像从梦魇中刚刚醒来一样。他一双细腿支撑不住，摇摇晃晃地瘫了下去，同时扯着尖细得如同婆娘般的嗓子哭了起来：“到头来我还是个绝后的命呀！嗨呀呀，猴日富全他妈呢，赶集就赶集，你吆上马车是给祖坟上填土呢嘛！嗨呀呀……”

此时正值正午时分。太阳粗大的光线从头顶直射而下，使每个人脚底的阴影看上去像一口黑洞洞的井。二顺子不知所措地看着东家，正怯手怯脚地去拿裹死人的席子时，院后槐树上传来几声乌鸦刺耳的叫声，听上去就如同有人躲在暗处偷偷发笑。

在官庄世代代平和宁静的农耕生活中，发生如此重大的夭亡惨剧，本应是件让方圆百里经年难忘、每每会于饭后茶余谈东论西的大事，但由于其中的一幕细节离奇古怪，而使人们很快便淡忘了事件本身而将兴趣转向了细枝末节，就如同人们很容易忘记一出戏的剧情而注目于戏子的个人隐私一样。

贺仓山和二顺子顶着炎炎烈日往双岔沟赶去。通往双岔沟的大路小道上，到处都是跑去看热闹的人。懵懂无知的碎娃们更是成群结伙。他们在被毒日烤焦的土地上狼奔豕突般跑过，扬起一团团黄色的烟尘，个个倒好像腾了云驾了雾一般。心急如焚的贺仓山本来就生得头大腿细，此时更是浑身软得像面条一样使不上劲。他几乎是被长工二顺子架着向前赶路。一路上，他跌跌撞撞，喷溅着白沫子的嘴里不停地说着：“毕了，这回我娃毕了。”

双岔沟位于官庄西北方向，沟深百丈，地势险峻。一条蜿蜒的土路在沟梁上分岔成双，一条是去往窑店镇的必经之路，另一条则通向丈八寺和遥远的乔山。从官庄到此短短十六七里路，跌跌撞撞的贺仓山主仆二人却走了近两个时辰。当二人赶到沟梁上时，村人们已经将摔得七零八落的马车和血嘴毛头的尸首从沟底清运了上来。九具尸首摆成一溜儿，上面苫盖着草席布单等物。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沟边地上，到处是一摊摊已经发黑的血迹，干燥酷热的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阵让人恶心欲呕的腥气。那些已经找到了罹难者的家人围着尸首呼天抢地，哭声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传得老远。

贺仓山身未近前，一缕血腥气便飘进了他的鼻孔。他只觉得胸闷气短，随即两股酸臭的浊流从鼻口中喷射而出。筋疲力尽的二顺子支架不住，任老财东一头栽进污秽的呕吐物中，长一声短一声地哭起丧来。

二顺子翻遍了那九具血淋糊拉、缺手少脚的尸体，令他意外的是，其中并没有东家婆的影子。他懵懂不解地回到贺仓山身边时，官庄几个毛头小伙正一边将已经哭得气短神迷的财东老汉扶起来，一边揶揄地笑着道：“我的善人爷！你胡拉被子乱扯毡地哭的谁嘛！”

贺财东的老婆贺白氏失踪了。

这个消息立即冲淡了人们对坠崖事件的关注，有关贺白氏的猜测传闻引起的轰动，甚至不亚于窑店镇当年那棵皂荚树隆冬开花的邪异之事。平素清静的贺家大院里整日嘈嘈杂杂，村人们假惺惺地围着长吁短叹的贺财东问长问短，试图从他的口中打探这桩费解之事的蛛丝马迹。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贺仓山的表现证实他已经完全被这件事击垮：他整日萎靡不振地躺在土炕上，不是泪眼婆娑地抽烟，就是蒙着头像女人一样哭泣，完全是一副子孓影吊、晚景凄凉的架势，以至于村里的儿娃们编了一段顺口溜：

贺大头，欠掂量，
没黑没明睡炕上。
跑了媳妇死了娘，



精屁溜子上房梁。
涕一把，泪一把，
头发缠成一疙瘩。
脸上一满是垢痂，
稀屎淌得拿手抓。

.....

这当然是对贺仓山的编排。这个孱弱的老男人虽然处在极度的无助和恹惶之中，但还是沿袭了自己一贯的整洁和有序的生活方式，他甚至没有忘记每隔十天半月用盆清水洗洗身子的怪癖。八月将尽的一个午后，气弱神虚的贺仓山在正屋的土炕上大声叫道：“二顺子，二顺子，烧一盆热水，我要洗洗身上的垢痂。”他嚷了半天，没有听见二顺子的响应，倒是听见院子里传来了一阵响亮的婴儿的啼哭。

满腹狐疑的贺仓山颤巍巍地从光线昏暗的正屋中走出来时，他立即被院子里的情景惊得瘫坐在台阶上：阔大的庭院里落满了金黄色的太阳光，恍惚间宛若一池晃动耀眼的流金。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的贺白氏正笑吟吟地站在金波之上，简直就像一尊光彩四溢的送子观音！

贺仓山痴痴地望着眼前的情景，忽然大叫一声：“我的儿！我的儿呀！”然后口中喷射出一股鲜血，一头栽倒在了房檐台上……

2

神秘失踪复又风一样飘然归来的贺白氏，在官庄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一直被官庄男人所暗馋、所惋叹的水灵女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人，因为贺仓山的意外变故而一夜间成了克夫的恶婆、催命的淫妇。

被随后回到家来的二顺子抬上土炕的贺财东，不知是兴奋过度，还是着了什么邪气，忽然变得手腿僵直，歪斜的鼻口里不停地流着黏稠腥臭的汁液。他浑身已经不能动弹，只有那双无神的眼睛不安生地转动着，像是在急切地找寻什么东西。二顺子和贺姓族人跑遍了附近的药铺诊所，请遍了有名的游医神汉，扎针煎药、捻弄宅基、降怪驱魔，想尽了一切办法。族人甚至不惜让他尝试了吃死婴内脏、往耳孔里灌用鼠毛灰和成的水等可怖恶心的偏方，贺财东的病情却丝毫不见起色，成了一个终日躺在炕上的活死人。他那双大睁着的眼睛里几乎全是白眼仁，流着脓汁的嘴终日翕动着，不断发出一串谁也听不懂的咕哝声。

这奇怪的病症让村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疑团集中到了贺白氏的身上。官庄关于这个女人的传说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离奇。据说那天从壕沟里拉土回来的二顺子刚进院子，猛然瞅见一只通体发白的母狼正蹲伏在老财东的身子上，贪婪地吸吮着他的血汁。二顺子惊叫一声，正欲上前时，却看见那并非是只白狼，而是失踪了近三个月的东家婆姨；更有人说，回来的贺白氏其实并非真的贺白氏。真的贺白氏早在车祸中死掉了，她的肉身喂了修炼千年的狼精，回到贺家的那个女人就是白狼所化；年轻一点儿的男人们则不太相信这些无据可依的神怪之说，他们的兴趣更集中在风月之事上。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头大腰细、弱不禁风的贺仓山根本不足以在贺白氏这片肥沃的水田上播下种子，贺白氏怀孕是因为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长期与他人有染。这次她神秘失踪就是被野汉接去生娃，而贺仓山根本就不是染疴在身，而是被贺白氏和野汉为遮人耳眼下下了毒药——



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官庄的女人们更是起了一片讨伐之声：“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官庄的男人真是瞎了眼，硬是说她脸蛋儿俊样！”她们走家串户地组织起来，聚到村里德高望重的执事头人楼忠贤家里，呼吁老忠贤将村里的执事老汉们动员起来，给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施以祖传的族法惩处。

“咱官庄还有没有个牵头管事的了？任着那个骚货成龙变蛇！”

“官庄从古就门风清正，难道就看着那个小野种在咱村上落了根？”

“仓山老汉算是碰上灾星了，死都死不成，眼巴巴地瞅着外人将自己的家业独占了去。”

“将那骚货撵出官庄！”

“把那小野种扔到荒地里喂狼！”

.....

忠贤老汉被一大群婆姨女子围在中间，他好像听不见耳边鸟雀炸窝一般的嘈杂声，只是专心专意地用刨子刨着一张木板。他身旁有一张土台，上面摆放着一溜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木制部件。它们都还没有上漆，白黄白黄的原木在太阳的烤晒下，发出一股很浓很香的松油的气味。

“忠贤老汉，你倒是给句话呀。”祁老寡妇跺着一双小脚，颤巍巍地从老忠贤的手中将刨子夺了下来。

“老叔，官庄出下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还有心思打家具呢吗？”

老忠贤抬起他那张瘦得如同枣核雕成的脸来，神情把众人吓了一跳：平素头脸整齐、穿戴利落的老忠贤，多日没有在官庄闪面，竟像完全变了个人一般。他胡须凌乱不堪，柴草一样的头发结成了横七竖八的一绺又一绺。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里面布满了通红的血丝。他愣神地望着眼前的一大群婆姨女子，仿佛她们不是官庄的女眷，而是从未见过的陌人。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回吧回吧。”众人正纳闷时，忠贤婆姨背着一大捆柴草进了院子。她一边摆手示意大家散去，一边说，“我老汉魔怔了。甭说村里的官事，家里的私事都指望不上了。”

“他已经半个月没挨过炕席了，你看熬得失了人形了！”忠贤婆姨说。

“做甚哩这是？”祁老寡妇不解地问，“荒年乱岁的，还有人订松木家具？”

“谁知做甚哩，怕是给我打棺材呢。”忠贤婆姨忧心忡忡地说完，径自背着柴草进厨房里去了。满院的人再看时，忠贤老汉早已又操起了刨子，“吭哧吭哧”地在松木板上刨了起来。厚厚的一层刨花落在他的脚下，犹如秋天里金黄的落叶……

……秋雨潇潇河水涨，小女子我心里落白霜。嗨呀呀，今晚再见不到夫的面，我亲摇渡船到河对岸……

众婆姨女子正不知所措地眯睁着，忠贤老汉不知何故高兴起来，嘴里哼哼唧唧地唱起了碗碗腔《花尼思夫》的鄙词野曲。女里女气、扭捏作态的腔调从一向稳重威仪的老忠贤嘴里发出来，让众人仿佛在夜深人静的午夜听见了凄厉的鬼叫一般感到心惊。

“日怪了，这两年净是哑巴开口、瞎子引路的邪事。”祁老寡妇嘴里嘟囔了一句。众女子婆姨面面相觑，又看看旁若无人地忙碌起来的老族长楼忠贤，讪讪地出院子去了。

忠贤老汉的走火入魔并没有挫败村人们惩处贺白氏母子的决心，更多的人被纠集了起来。在他们的鼓噪下，那些本来因为年谨而懒得再理会身外闲事的执事老汉们推脱不得，只好将



春来绚烂盛开而秋至不落一果的谎花，究竟给我们昭示了什么？

落满灰尘、蜘蛛网和老鼠屎的戒尺、剃刀和刻着官庄村训的石碑重新翻找出来，被村人们簇拥着来到村口的空粮仓内议事。昏暗的油灯光下，执事老汉们像一尊尊蔫头耷脑的泥菩萨，心不在焉地应对着村人们鼓噪的提议。没有一袋烟的工夫，一个严惩白氏母子的周密计划便被敲定了下来。

农历九月十三原本是一个平常不过的日子，然而由于贺白氏母子的出奇之举，使这天注定成为了官庄历史上让人永远难忘的特殊日子。

这天早上刮起了罕见的大风。官庄四周的土原、平地、壕沟上到处黄尘飞扬，几米之外，难见天日。村前那棵早已枯死的老柳树，本是官庄的标志，这天竟被大风拦腰摧折，犬牙一般的白树茬儿令人心悸地刺向天空。

“怕是又要出啥乱子呢，你看这怪马蛇道的大风。”村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边颤巍巍地向粮仓走去，一边忧心忡忡地慨叹着。

全村近千口人都聚集到了村口的粮仓之内。这座空落落的废旧仓库已经被摆设成了一个临时刑堂。刻着官庄村训的古老石碑被面南背北地供在一张大案上，下面摆放着模仿阴曹地府雕刻的牛头马面、恶神厉鬼。一排火焰忽悠摆动的蜡烛和烟雾弥漫的香炉，更使光线昏暗的仓库里阴森恐怖，令人压抑。官庄楼、贺、方、祁四大姓氏的八大族系对贺白氏的惩罚提案被依次扣压在八只海碗之下，将按照古老的占卜方式决定采用何种处罚：摆放在八只海碗旁边的八盏油灯被同时点燃，哪盏油灯先行熄灭就采用相应的提案。这是官庄自先祖沿袭而来的方式，公平民主，百试不爽。贺白氏早被四个毛头小伙儿带到了现场，她怀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表情漠然地垂头坐在众人面前，似乎看不出应有的惊惧。



今天的仪式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往常。或许是由于突降狂风之故，官庄全村男女老少不足千口，聚齐竟用了足足两个时辰。当在大案之前就座的一排执事老汉终于让乱哄哄的村人哑静下来，开始按程序宣读村训时，一直在贺白氏怀中安睡的婴儿却啼哭了起来。这哭声尖细微弱，时隐时现，听上去就像静夜里原野上风的呜咽。起初这哭声夹杂在外面呼啸的风吼中，人们并没有在意。但村训念了不到一半，官庄女人怀里的碎娃们却都受了感染，纷纷扯着嗓子哭了起来。原本鸦雀无声的会场上顿时鸡鸣狗叫，糟乱成了一团。在执事老汉厉声的呵斥下，妇女们手忙脚乱地哄劝着怀里的孩子，但无济于事。几十个碎娃像被狼咬住了脖子一样破死亡命的哭声越来越大。正当人们心烦意乱地敦促着执事老汉们手脚麻利些时，却猛听得“劈啪”一声巨响，一股黄风将粮仓紧闭的木窗吹落下来，重重地砸在了木案上。狂风裹着呛人的尘土像决堤而入的洪水一样灌了进来，顿时成排的蜡烛和油灯被悉数吹灭。人们在昏天黑地的风沙中感到脚下的大地震颤起来，随即耳朵中便是一片塌倒碎裂之声……

祁老寡妇的眼睛里落满了沙子。她被炸窝般乱哄哄地向门外涌去的人流挤倒在地上，无数只脚像兽蹄一样从她的身上踩踏而过。她蜷卧在地上，本能地用手紧捂着脑袋。在双耳一片鸣金般的嘈杂声中，她竟然清晰地听见一阵凄厉的狼嚎。

3

劫后余生的麻子娃，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预见才能。而这种与生俱来的禀赋伴其一生，并发展为极致，令人叹为观止，